

鲁滨孙漂流记

生命中不容错过的经典文字

(英) 迪福 著
孙梦霞 译

教育部最新版新课标重点推荐阅读

一段绝境中独立生活的**成长史**

一部激励无数青少年勇敢独立、自强不息的**励志小说**

一生必读的百部世界经典名著之一



凤凰出版社

鲁滨孙漂流记

生命中不容错过的经典文字



(英) 迪福 著
孙梦霞 译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滨孙漂流记 / (英) 迪福 (Defoe, D.) 著 ; 孙梦霞译.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506-1139-9

I. ①鲁… II. ①迪…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9264号

书 名 鲁滨孙漂流记
著 者 (英) 迪福 著 孙梦霞 译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35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139-9
定 价 19.8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联系电话: 010-63782836)

Contents

目录

226	198	170	148	122	098	069	043	025	001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回家路上	出发吧，总督大人	大战食人族	仆人「星期五」	海边的骷髅	一个人的生活	孤岛日记	求生	流落荒岛	危险的旅程

第一章 危险的旅程

1632年，我出生在约克市一个体面的家庭。我们并不是本地人，父亲是德国不来梅市人，移居英国后先是住在赫尔市，靠经商发了一笔财，后来放弃了生意搬到约克市定居，并在那儿跟我母亲结了婚。我母亲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家族姓鲁滨孙，因而父亲给我取名叫鲁滨孙·克罗伊茨内。由于英国人的发音问题，“克罗伊茨内”这个名字都被大家错叫做“克罗索”，甚至连我们自己也这么叫了，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叫我克罗索。

我原本有两个哥哥，大哥是英国驻佛兰德斯兵团的中校，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就曾率领过这支部队。后来，在敦刻尔克附近的一场与西班牙人的战斗中，大哥阵亡了。对于二哥的情况，我至今一无所知，就像我父母对我后来的情况全然无知一样。

我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生来就不是经商的料，从小脑袋里就装满了许多漫无边际的想法。那时，我父亲已经上了年纪，但他还是让我接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他送我去寄宿学校就读，还让我上免费学校接受乡村义务教育。他一心想让我学习法律，但我对这一切都毫无兴趣，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出海。这个爱好使我强烈地抵触父亲的意愿和命令，也听不进母亲和其他朋友的恳求与规劝。我骨子里的这种顽固不化、一意孤行的坏脾气，似乎注定了我未来生活的种种不幸。

我的父亲是一个睿智而又严肃的人，他已经完全预见到我那不切实际的梦想必然会给我带来不幸，就时常严肃地开导我，并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忠告。一天早晨，父亲把我叫进他的房间，那时他正深受痛风病的折磨而无法出门。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规劝了一番，他想知道除了我天性中的喜好游荡的因素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原因让我非要离弃父母、背井离乡。留在家乡，

我可以经过别人的引荐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如果我再勤奋一点，将来完全可以发家致富，让自己过上舒坦快活的日子。父亲告诉我，那些离开家乡到海外去冒险、去创业，甚至是想借此扬名的人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穷途末路之人，另一类则是拥有丰厚资产而又充满野心的人。但对于我来说，这样做既不值得，也没有必要。就我的社会地位而言，我刚好处于这两种人之间，也就是常人所说的中间阶层。父亲根据他长期的社会经验认定，这个阶层是世界上最理想的，也是最能使人幸福的阶层。他们既不必会陷入下层阶级的不幸、艰辛和苦难，也不会受困于上层阶级的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他还告诉我，通过一件事情就可以判断这个阶层的生活是要比其他两个阶层更幸福的。那就是几乎所有人都羡慕这个阶层的生活，就算是帝王也常常感叹其高贵的出身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诸多不幸，恨不得自己是出生于贫贱与高贵之间的中间阶层。贤明的人也祈祷自己能既不贫穷也不富裕，一再证明只有中间阶层的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他提醒我，只要用心观察，生活中的苦恼以及不幸总是发生在上层或者下层之中，唯中间阶层遭受的灾难最少。中间阶层的生活，不会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历经沧桑变迁。更进一步来说，处在中间阶层的人们，没有必要像上层人士那样，由于奢华糜烂、挥霍无度的生活使得身心失衡，更不会像下层的庶民那样，由于终日劳累、缺吃少穿而变得愁苦不堪。唯有中间阶层的人尽可安享人间的幸福和安乐。他说，也只有处于中间阶层的人，才能中庸克己，生活过得宁静健康，同时也能愉快地交友，并且拥有舒心的消遣以及娱乐活动。这种生活方式，能够使人平静安乐、怡然自得地过完这一生，而不必受劳心劳力之苦。他们既不必为每日生计受苦，或为窘境所迫，以至伤身烦神；也不会因妒火攻心，或利欲熏心而狂躁不安。随着时间的流逝，中间阶层的人也越来越能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

接着，他用诚挚、慈爱的语气恳切地劝我不要孩子气，不要自讨苦吃。因为不论按常理还是从我的家庭出身而言，我都是不会吃苦的。他说，我不必为自己去寻找生计，他会为我妥善安排好一切，并努力让我过上中间阶层的生活。如果我不能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那完全是我的命运或自作自受，而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因为他预见到我将来的行动必然会给我自己带来

苦难，并向我提出了忠告。总之，他答应，如果我听他的话，安心留在家里，他一定会鼎力相助。对于远行，他不会给我任何鼓励。如果我将来遭遇了什么不幸，那也不要怪他没提醒我。末了，他又以我大哥为例规劝我。他以前也曾经同样恳切地劝说过大哥不要去佛兰德斯打仗，但大哥同样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当时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一心去部队服役，结果在战场上丧了命。他还对我说，他会永远为我祈祷，但我如果执意采取这样愚蠢的行动，那么，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等我将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我会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从他的忠告。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泪纵横，尤其是他讲到我大哥横尸战场，讲到我将未来会因现在的一意孤行而后悔时，更是情难自己，以致中断了他的谈话。最后，他对我说，他心里很难过，话也说不下去了。

我被这次谈话深深打动了。凭良心讲，有谁听了这样的话会毫不感动呢？我决心不再想出海的事了，而是按照父亲的意愿安心留在家中。可是，天哪！没过几天，我就把自己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了。简单地说，为了避开父亲的再次劝告，在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一直远远地躲着他。但是，我并没有冲动地离家出走，也没有像以前头脑发热时那样想干就干，而是在一次我母亲心情较好的时候去找了她。我对她说，我只想到外面去见见世面，除此之外我什么事都不想干。与其逼我离家出走，倒不如父亲点头同意为好。我说，我已经十八岁了，无论是去当学徒还是去做律师的助手都太迟了。而且，我认为，如果让我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我必定会中途逃走而去航海的。如果她能去父亲那儿为我说情，让他答应我乘船出海一次，这样，我回家后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航海，那我一定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我所浪费的时间。

母亲听完我的话之后情绪变得非常激动，她告诉我，再和父亲谈此事已经毫无用处了。父亲非常清楚这件事对我的利害关系，绝不会答应我去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她不明白为什么父亲那样语重心长、循循善诱地和我谈话之后我依旧如此执迷不悟。她说，假如我仍然执迷不悟地自寻死路，我将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所以我不用幻想着他们会答应我这件事。至于母亲自己，她绝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自取灭亡，因此她不可能帮助我的，这样

也可以避免我以后追悔莫及时将责任推给她，让我可以说，当时我父亲是同意的，但是母亲却没有反对。

尽管母亲当面拒绝了我的请求，不愿意向父亲转达我的话，但事后我得知，她其实还是把我们的谈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后很担忧，叹了口气对母亲说：“这孩子要是留在家里，他也许会过得很幸福；但如果他执意要出海，那他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既然如此，说什么我也不同意他出去。”

这件事之后差不多过了一年，我终于决定要离家出走了，而在这一年中，尽管家里人多次建议我去干点正经的工作，但我完全不听他们的意见，反而总是与他们纠缠，要他们不要反对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赫尔市碰到了一个朋友。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要私自出走。但他说他将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他用船员通常给人们的诱惑，即不必付船费来怂恿我和他们一起去。我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甚至连个口信也没捎给他们就跟他们一起走了，我想我走了以后他们迟早会打听到消息的。当时，我既没有祈求上帝也没有要父亲为我祝福，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后果，就登上了这艘开往伦敦的船。那是一个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倒霉时间，1651年9月1日。我相信，在我之前的任何一位年轻冒险家的不幸生涯都不可能开始得比我早，也不会持续得比我久。

船刚刚驶出恒比尔河，我们就遭遇了大风，海面上波浪滚滚，非常吓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出过海，所以浑身有说不出的难受，心里也害怕得要死。我开始认真地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上帝对我离开父亲、放弃自己应尽责任的劣迹作出了惩罚，这个惩罚来得如此的快又如此的公正。双亲孜孜不倦的教诲，父亲留下的眼泪，母亲悲伤的哀求都在这个时候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我的良心终于开始谴责起自己当初不应该轻视别人的劝告，逃避对上帝以及父亲的责任了。

这时，肆虐的风越刮越猛，海面上汹涌澎湃，白浪滔天。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景象，但这比起我后来多次见到过的风浪，简直不值一提，就是与我几天后见到的情景相比，也小了许多。可是，在当时，对我这个第一次航海的年轻人来说，足以令我心惊肉跳了，因为我对航海完全不了解。我感觉每一个波浪都会把我们吞噬，感觉每一次在浪涡或波谷里时，船都会倾覆，

再也浮不起来了。在这样痛苦的思绪中，我多次发誓并下决心，如果上帝在这次航海中留我一条命，如果我的脚还有机会再次踏上陆地，我会马上回到父母身边，这辈子再也不乘船出海了。我会听父亲的劝告，不再自讨苦吃。因为我现在彻底明白了他言论中中间阶层生活的好处。就拿父亲来说吧，他一生幸福惬意，既没有遭遇过海上的狂风巨浪，也没有遇到过陆地上的各种艰难困苦。因此，我下定决心要像一个真正回头的浪子那样，回到父亲的身边去。

这些明智又清醒的想法在暴风雨肆虐的时候，甚至在其停止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踞，久久不曾消去。第二天，没有暴风雨的迹象了，风浪也缓和了点，海面也平静了些，我渐渐开始习惯海上的生活。然而一整天里，我仍旧心情沉重，还有点晕船。可将近傍晚时，天放晴了，风也完全停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迷人又美丽的黄昏。太阳完完全全地落了下去，第二天又照样升起来。阳光洒在平静的海面上，微风轻拂，令人心旷神怡。我想，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愉悦的景色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不错，第二天醒来不晕船了，精神也好了许多。望着前天还翻滚咆哮的大海，一下子竟变得如此平静而美丽，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那位怂恿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看我。

“嗨，鲍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说，那天晚上吹起的一点微风，一定把你吓坏了吧？”“你说那是一点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道，“你把那也叫风暴？那算得了什么！只要船够稳固，海面够宽阔，像这样的一点风根本不用放在眼里。当然，你不过是个新手，也难怪，鲍勃。来吧，让我们喝一杯甜酒吧，把这一切统统忘掉！你看，天气多好！”

对于我那番倒霉的经历就不提了，我们按照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调制了甜酒，我被灌得酩酊大醉。在那一晚的恣情放纵中，我抛掉了对自己过去所有行为的忏悔、反省和对未来的决心。总之，暴风过后，大海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不再有风，我思想中的混乱一扫而空，我的担心、忧惧也被大海吞没得无影无踪，往日的念头卷土重来，我完全忘记了在痛苦中许下的誓言和承诺。我发现，有时那些反省、那些认真的想法还真的会想法子冒出来，但我又把它们打发走了，再次振作起来，就像摆脱了大瘟疫似的。因此，我依旧

和水手们一起喝酒胡闹。不久，我就控制了自己的想法，不让那些正经的念头死灰复燃。不到五六天的时间里，我就像那些决心甩掉良心谴责的年轻人那样彻底战胜了良心。为此，我必定会遭受新的灾难。上帝见我不思悔改，就肯定会毫不宽恕地惩罚我，并且，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既然我没有把平安度过第一次灾难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下一次大祸临头时就会变本加厉；到那时，就连船上那些最强硬的家伙，也都要害怕，都要祈求上帝饶恕。

出海第六天，我们到达雅茅斯锚地。由于那次风暴以后一直吹着逆风，我们只航行了一小段路，所以现在不得不来到锚地停泊。从西南方向吹来的逆风吹了七八天，许多从纽卡斯尔驶来的船只也都来到这个锚地停泊，因为这地方是海上往来的一个必经港口，船只都在这里等待顺风后驶入耶尔河。

要不是风刮得太紧，我们是不会在此停泊这么久的，早趁着潮水涨起时驶入了河口。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了。但这块锚地向来被认为是个良港，况且我们的锚下得也十分牢固，缆索等设备也都很结实，因此水手们对大风都毫不在意，而且一点也不担心有危险，仍然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休息、娱乐。但第八天早晨，风势骤然增大。于是大家都行动起来，一起动手落下中桅，把船上一切都捆紧、关牢，让船只尽可能顶住狂风，安然停泊。中午时分，海浪高涨，海水涌上甲板，船只几次浸了水。有一两次，我们以为脱了船锚，因此，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

此时，可怕的风暴真的来临了，我看到水手们的脸上都浮现出恐怖的神情。船长虽然小心谨慎，力图保住自己的船，但当他出入自己的舱房而经过我的舱房边时，好几次我都听到他低声自语：“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都快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在最初一阵慌乱中，我不知所措，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舱房里。我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最初，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我已经把我的忏悔彻底践踏并下了狠心排斥它。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很快就会过去，这次的风暴也会与上次一样过去。当听到船长的话时，我这才吓坏了。我爬起来走出舱房，向外看去，外面是一派我从未见过的凄凉景象：海上巨浪滔天，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四下一片白茫茫的。我发现，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太重，已

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接着，我们船上的人惊呼起来，原来停在我们前面大约一海里处的一艘船已经沉没了。另外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只得冒险地离开了锚地向大海驶去，船上的桅杆一根不剩。小船的境况要算最好，因为小船在海上容易行驶。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向外海漂去，上面只剩下角帆。

快到黄昏的时候，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船长对此犹豫不决。但水手长辩解道，如果船长不同意这样做，船就会沉没。这样一来，船长只好答应了。但船上的前桅一被砍下来，剩下孤零零的主桅也随风摇摆，失去了平衡，由此船也跟着剧烈摇晃起来。于是他们只得把主桅也砍掉，只剩下光秃秃的甲板还留在那里。

对于我这种毫无经验的水手来说，不久前那次小风浪已把我吓得半死，现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心情想必谁都可以想象得出了。现在若要我描述当时的心情，可以这么讲，那时我固然害怕死，但使我更害怕的是我想到自己违背了不久前所作的忏悔，并且又像在上次危难中那样重新下定各种决心，这种恐惧感比我害怕死亡更甚。这种恐惧加上对于风暴的畏惧，使我陷入这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境地。但最糟的还在后头呢，风暴越刮越猛，就连水手们也都承认，他们平生从未遇到过这么厉害的大风暴。我们的船况虽不错，但它载货过重、吃水太深，在海中摇摆颠簸，只听见水手们不时地喊叫着船要沉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沉船”是什么意思，这于我倒也是件好事，问过别人之后才恍然大悟。这时风浪更凶猛了，我看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景象：船长、水手长，以及其他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在不断地祈祷。也许他们都感到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了。到了半夜，在我们痛苦之余，到船舱底下去察看的水手叫了起来，有人说我们的船漏水了；另一个说舱底已有四英尺深的积水了，于是，所有的人都被叫去抽水。听到船底漏水时，我感到我的心跳突然停止了；我当时正坐在床边，听到这个消息时再也支持不住了，就倒在了船舱里。这时有人把我叫醒了，说以前什么事不干也就罢了，那是因为你不会，现在至少可以帮着抽水。听了这话我立即打起精神，来到抽水机旁，十分卖力地干起来。正当大家全力抽水时，船长发现有几艘小煤船由于抵不住风浪的袭击，不得不随风向海上漂去；当他们从我们的船边驶过

时，船长就下令开了一枪，作为求救信号。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放枪，听到枪声大吃一惊，以为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吓得晕倒在抽水机旁。

这个时候，人人都顾着活命，哪里还会有人来管我的死活，也没有人看一下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人立刻上来接替我抽水，抬起脚把我踢到一边，由我躺在那里，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慢慢苏醒过来。

我们继续不断地抽水，但底舱里进的水越来越多。很明显，船马上就要沉了。这时，风势已经小了很多，可是要把这艘残破的船开到港口去，简直可以说是天方夜谭。因此，船长只能继续鸣枪，发出求救信号。

一艘轻量级的船刚好顺风从我们旁边经过，就冒险放下一只救生小艇来救我们。小艇上的人冒着极大的危险终于靠近了我们的大船，但我们却无法下到他们的小艇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靠拢我们的大船。最后，小艇上的人尽力地划桨，舍命相救；我们则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并尽量把它放到最长。小艇上的人经过多番努力，终于抓住了绳子。我们这才靠着绳子慢慢将小艇拖近船尾，全体船员终于下到了小艇里。但是此时此刻，由于风浪的原因，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回到小艇所在的大船上去了，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就这样任凭小艇随波漂流，并努力朝着岸边划去。我们的船长向对方的船长许下诺言，万一小艇在岸边触礁，他将给他们船长照价赔偿。就这样，我们半划着半随浪逐流地漂了很长一段路，才渐渐靠近了温特顿岬角。

我们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船就沉没了。这时，我才明白所谓大海沉船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实话，当其他船员告诉我船正在下沉的时候，我几乎不敢抬头看一眼，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精神极度紧张，以至于心脏就好像停止了跳动一样。与其说我是凭自己的力量下到小艇上，还不如说是被其他人丢进小艇的。从下小艇的那一刻起，我已心如死灰；一方面是由于受到风暴的惊吓，另一方面则是因想到此行凶吉未卜，内心恐惧万分。

尽管我们处境艰难，船员们还是奋力向岸边划去。当我们费力地向岸边划去时，我们看到许多人正沿沙滩跑来跑去，想等我们的小艇靠岸时救助我们。但小艇前进速度极慢，没法靠岸，直到划过了温特顿的灯塔后，海岸突

然朝西凹进，并拐向克罗默，低陷的陆地稍稍阻挡了一点风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靠岸，大家终于毫发未损地登上了陆地，步行至雅茅斯。我们这些大难不死的人在雅茅斯受到了当地官员、富商和船主们的热情款待，他们不但安排了我们的食宿，还为我们筹集了旅费，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伦敦，或回到赫尔市。

当时，我要是还有点理智，就应当回到赫尔市，回到自己的家中，那样我一定会非常幸福。父亲肯定会像《圣经》中所讲的浪子回头的故事那样，为我的归来杀牛宰羊。自从他听说我搭乘的那艘船在雅茅斯港口失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知道我并没有葬身大海。

可是，我厄运未尽，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将我进一步推向苦难，令我无力反抗。虽然有好几次，理智告诉我应更加冷静地作出判断，要我回家去，但我无力听从理智的召唤。我说不清这究竟是什么缘故，也不想知道这种驱使自己冥顽不灵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但这一定是一种神秘而无法逃避的定数，明知大祸临头，却也不知悔改，促使我们自我毁灭。很显然，正是这种不可逃避的定数在我的生命中发挥作用，使我在劫难逃，让我不顾冷静的理智和内心深处的劝告，不顾初次航海的两次灾难所留给我的活生生的教训，而继续选择走向毁灭。

我的朋友，也就是船长的儿子，曾经怂恿我铁了心地上了他父亲的船，现在竟然比我还胆小。到了雅茅斯之后，我们被分别安置在好几个地方住宿。所以，两三天之后他才碰到我。这是我们上岸后的第一次见面。我们一交谈，我忽然发现他的口气完全变了。他看上去神情忧郁，还不时地摇头，他问我最近怎样，接着又把我引荐给他父亲，并且跟他父亲说我这次仅仅是尝试，以后准备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听了这话，他父亲转向我，带着严肃和关切的语气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这次经历给了你一个清晰可见的证据，证明你不能做水手。”我说：“为什么？先生，难道你也不再航海了吗？”“那不一样，”他坚定地说，“航海是我的职业，因此我必须去做。而你仅仅是尝试性地航行了一次，上帝就已经给了你这么多苦头了，你若再一意孤行，就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也许我们这次大难临头就是因为你在船上的缘故，就像约拿上了开往他施的船一样，”他接着说

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坐我们的船出海？”于是，我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他听完后，突然大发脾气，说：“为什么我会让你这么个倒霉鬼上我的船？我以后坚决不再和你坐同一条船，即使给我一千英镑我也不干！”我认为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发脾气，应该完全是由于自己损失惨重，所以想借机在我身上泄愤。可是，后来他又郑重其事地与我谈了一番，劝说我回到父母亲身边，不要再惹怒上帝来毁掉自己。他说，我应该清楚，如果我再执迷不悟，上帝是不会放过我的。“年轻人，”他说，“你最好相信我说的话。如果你不回家，不管去哪儿，灾祸与失望都会降临在你头上。到那时，你父亲的话就会在你身上应验。”

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很快就跟他分道扬镳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去了哪儿我也无从知晓。至于我，口袋里有了点钱，就从陆路去了伦敦。在去往伦敦的途中，以及到了伦敦以后，我都在不断地同自己作着斗争：我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我是该回家呢，还是去航海？

一想到回家，我内心虽然也有这样的冲动和念头，但随之而来的羞耻之心总是将我这些想法立即打消。因为我会立即想到街坊邻居会怎样讥笑我，这不仅会让我自己羞见双亲，甚至我也没脸再见其他人。这件事以后我就经常注意到一种情况：当我们需要理性来为自己指点迷津时，大多人对理性的态度，尤其是年轻人对理性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非理性的，按理说在这种时刻，他们应该听从理智的指导。然而，他们不以犯罪为耻，反而以悔罪为耻；他们不以自己的傻瓜行径为耻，反而以迷途知返为耻。这样的他们只会被看成是十足的愚昧狂妄之徒。想要被人们看作是明智之人，只有悔过自新一条路。

我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过了好几天，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内心十分矛盾。但我仍然不愿意回家，一想到回家，一种厌恶感油然而生，难以抑制，至于原因我自己却也说不出来。时间一久，我渐渐开始淡忘那段痛苦的经历。随着忘却而来的是，我那最后一丝想回家的念头也日趋淡薄，最后竟把这一想法丢到了九霄云外，一心寻找新的出海机会。

曾经驱使我离家出走、想入非非、一心妄想发财、置一切忠告于不顾、不听父亲的恳求和命令的那种念头，现在又重新回到我身上。正是这种邪

恶的力量——不管这是一种什么力量，终究使我选择了一种最不幸的冒险事业。我登上了一艘驶往非洲海岸的船；用水手们的话来说，我们开始了到几内亚的航行。

在我一生的多次冒险中，我从来没有以水手身份搭乘过船，这是我最大的不幸。如果是那样，我或许会比通常情况下辛苦一点，但同时也能学会管理船桅之类的职责，即使做不了船长至少也会当个大副什么的。可是，作最坏的选择一向是我的命，这次也是一样。由于口袋里有一点钱，身上又穿着体面的衣服，我就像往常一样以绅士的派头去搭船。所以我在船上既无事可做，也不肯学着去做。

命运使我在伦敦首次碰到了好人，我交上了好朋友。对像我这样狂妄无知、放荡不羁的年轻人来说，这实在是十分稀奇的事。魔鬼总是早早地给这类年轻人设下陷阱，但是这次对我却恰恰相反。一开始我就结识了一个过去曾经到过几内亚的船长，他在那边发过一次财，于是决定再去一趟。他对我的谈话很感兴趣，因为那时我的谈吐也许不怎么令人讨厌。他听我说有心要出去见见世面，就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和他一起去，我就没什么花费了，我可以做他的伙伴，并可以和他一起用餐。如果我能顺便带上点儿什么货，只要在生意允许的范围内，那就更好了。他将告诉我带什么东西最能赚钱，说不定还真能捞上一笔呢。

对船长的盛情，我正是求之不得，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船长为人真诚朴实。于是我便捎带了点货物，上了他的船。由于我这位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我发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因为我按照他的指点，带了一批大约值四十英镑的玩具和其他小玩意儿。这些钱都是我从那些还有交往的亲戚那儿筹集来的。我写信给他们，我相信，他们肯定告诉了我的父亲，或者至少告诉了我母亲，父亲或母亲拿出了这些钱，促成了我这第一笔生意。

完全可以说，这是我一生的冒险活动中唯一成功的一次航行。这完全应该归功于我那位船长朋友的正直与无私。在他的指导下，我还学会了许多航海与数学方面的知识，学会了写航海日志和观测天文。总之，通过他我懂得了许多做水手应该知道的基本知识。因为他乐于教我，我也乐于跟他学。就这样，这次的航行使我成了一名水手，同时也成了一名商人。在这次航行

中，我带回了五磅零九盎司的沙金；回到伦敦之后，我用它们换回了约三百英镑，赚了不少钱。这更使我充满热情，但由此也把我的一生断送了。

即使在这次航行中，我也遭遇过不幸。尤其是我们主要的生意地都是在非洲西海岸附近，从北纬十五度一直南下甚至到了赤道附近，气候异常炎热，我因此得了航行于热带水域的水手们常得的热病，一直不见好。

现在，我似乎成了常年到几内亚做生意的商人了。但遗憾的是，那位船长回国后不久就去世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心再走同一条航线去几内亚，我选择乘坐上次的那艘船，只不过上次航行中的大副现在已经升职为船长了。在我的许多次航海经历中，这次应该算是最倒霉的。虽然我上次赚了点钱，但我只带了不到一百英镑的货物，剩下的二百英镑我放在已故船长朋友的妻子那里，她对我非常公正。然而，我终究未能逃出这次旅行带来的厄运。我们的船在开往加那利群岛途中，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船正航行于这片群岛和非洲西海岸之间。一天拂晓，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艘从萨累开来的土耳其海盗船，它扯满了帆向我们全速追来。我们也尽力把船帆扯满，全速前进，希望能够逃脱它的追赶。但海盗船逐渐逼近，看样子要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就能追上我们。我们立即开始作战斗准备。我们船上备有十二门炮，但海盗船上有十八门。大约下午三点，他们追上了我们。它本打算要横冲过来撞击我们的船尾，谁知不小心撞到了我们的后舷上。于是，我们把八门炮搬到这一边，朝海盗船的正面开火，迫使它往后退。海盗船边后退，边向我们开炮，船上近两百名海盗一起用火枪朝我们射击。但我们的人隐蔽得好，无一受伤。它准备再次向我们发动攻击，而我们也全力备战。但是，他们这次从我们船另一侧的后舷上了我们的船，有六十个海盗跳上我们的甲板，他们一上船就乱劈乱砍，并砍断我们的缆索等船具。我们用小火枪、短柄矛和炸药包等各种武器对付他们，并两次击退了他们。我现在已经不想再细说这段悲惨的经历。总之，到最后，我们的船失去了战斗力，三人丢了性命，八人负伤，我们被迫投降，全部做了俘虏。我们被押送到了萨累，一个隶属摩尔人的港口。

在那里，我所受的待遇并没有我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可怕。我没有跟其他人一起被押到皇宫，而是作为战利品被留下来做了船长的奴隶。由于我年轻

力壮又灵巧，很符合海盗船长的需要。从此，我的境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一个刚刚有了点钱的商人一下子变成了低贱的奴隶，这种遭遇使我变得心灰意冷。此刻我回想起父亲过去那带有预见性的话了，他说我一定会受罪的，没有人能救我，他的话果然应验了，我现在的境况已经再糟糕不过了。如今，我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无能为力，求救无门。然而，唉，这只是我所要经历的苦难中的一点点滋味，真正的苦难还会出现在随之而来的故事中。

自从我的主人把我带回他的家里之后，我就满怀希望地盼着他出海时把我带上。假如这样，他总有一天会被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战舰俘获，那时我就可获得自由了。但我的这个希望不久便成了泡影。因为他每次出海时，总把我留在岸上照看他那座小花园，还让我在他的家中做各种奴隶干的苦活。而他从海上航行回来后，又叫我睡到船舱里照看他的船。

在这里，我脑子里整天都在盘算着该如何逃跑，但想破了头也想不出个稍微有点希望的办法。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我根本没有逃跑的条件。我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人可以与我一起逃跑。不管是在船上，还是在船长家，我的周围没有别人，没有别的奴隶，没有英国人，也没有爱尔兰人或者是苏格兰人，我只是孤身一人。所以，整整两年的时间里，我虽然经常在自己的脑海中想象逃跑成功后自己的境况来自我安慰，却完全没有做出一点点令人鼓舞的举动，让我把自己的空想付诸实践。

大约两年之后，意想不到的情况居然出现了，这使我重新燃起了争取自由的希望之火。这段时间，我的主人待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往都长，我听说，这是因为主人手头缺钱而没有为自己的船配备出航所必需的装备。他常常坐着舢板出去钓鱼，一星期一次或两次，如果天气好的话，有时还会多去几次。每次出港捕鱼，他总是带上我和一个摩尔小孩为他划船。我们两个年轻人很能讨他的欢心，而我在捕鱼方面很有一手，所以他经常派我和他的一个摩尔族亲戚还有那个摩尔小孩一起去替他打点鱼来吃。那个摩尔小孩名叫马瑞斯科。

一天早晨，微风轻拂，波浪平静，我们又出海打鱼。突然间，海上起了大雾，尽管离海岸还不到一海里，但我们却已经无法看到海岸了。当时，我们已无法辨清东南西北了，只是拼命划船。辛辛苦苦地划了一天一夜，当第